



秋雁集



一流書店

秋雁集

劉大杰著

上海一流書店刊行

紙價飛漲
增加三成

版權所
翻印必究

秋雁集

實價二元二角

作者 劉大杰等

刊行者 一流書店

郵政信箱二二一九號

經售者 五洲書報社

上海山東路二二一號

民國三十一年六月刊行



戴維斯譯

上海山東路二二一號●電話九二四七六號

目 錄

失望的同音·····	(一)	蔣鑑章
處女·····	(一九)	楊屯人
夢醒了·····	(三九)	張資平
黃鶴樓頭·····	(七一)	劉大杰
別後的胭脂山·····	(七九)	蔣鑑章
心聲的遙寄·····	(八四)	龔仲屏
細雨黃昏中的歌笑·····	(九〇)	羅敦誼
梁四的秘密·····	(九七)	羅敦誼
鮎魚套·····	(一〇五)	劉大杰

春水池畔的海棠·····	(一一三)劉大杰
淪落人的末日祈禱·····	(一一七)賀揚靈
蝦蟆與姊妹·····	(一一九)賀揚靈
一封信·····	(一二七)劉大杰
燕子龕殘稿·····	(一三六)賀揚靈
長湖堤畔序·····	(一四〇)揚振聲
乞丐與文學家·····	(一四三)賀揚靈
創作與批評·····	(一五一)賀揚靈
陶淵明的烏託邦·····	(一五四)劉桂章
覆錢玄同書·····	(一六一)黃侃
觀生居日記摘抄·····	(一六二)熊十力

失望的回音

劍湖

(一)

現在已是陰歷十月了，L君還不會來。也許是病魔把他纏繞着了，也許是家計把他累着了；也許是他沒有離開他的夫人的勇氣，而竟沉淪在愛海裏了。聽說，聽人家說，——自然不是親見——他現在遽然給阿芙蓉結了不解的緣分了，這樣，他的瘦弱的身軀，隨着他的頹唐的志氣，一天一天的向死的道上走去。遠在江南的C君，只是眼把把的盼望着L君的早日南來，他一連寫了五封信去問他，究竟是爲什麼遲遲不來！但是一個月了，兩個月了，三個月了；初

秋了，仲秋了，漸漸深秋了，已是寒氣逼人的嚴冬時候了！總是沒有半點回音，C君越發疑惑起來了！最後，他接得由H省的C埠來了一封信，原來L君是H省C埠的人；這封信自然是關於L君的事情了。可是看着信的封面的字，帶有纖弱而柔軟的筆勢，使人一看便知是女子寫的，他疑惑了，他更是疑惑了！C埠，他那有女朋友？莫說C埠，就是任何地方，他是不會有女朋友的。因為驢直的C君，他從來不愛給女子結交。

(二)

在一九二三年的炎熱的暑天，空中布滿了烏黑的雲，一陣陣的狂風怒號着；可怕的電光與雷聲，在空中不斷的閃鑠，不斷的發聲。C埠的車站，被瓢波似的大雨冲得一個落花流水。搭車的客人，飛也似的向開往S埠的車上跑，並且不顧命的向車中擁擠。在這時候，在這暴風疾雨雷霆作響的可紀念的時

候，C君和L君同坐在一列車上，據他們談話的結果，知道他們都是日省的師範學校畢業，並且做過一年以上的教員。他們都是感於智識的饑荒，和前途的暗淡，遂即舍去教員的位置，竊志到南京升學的。到南京後，他們都能考取了聲名赫赫的S大學的數育科，他們因為性情的投合，和研究的相同，他們的友誼，便非同尋常一般的友誼了。L君時常把他自己的經過，身世的坎坷，和經濟的艱窘，告給C君。他說，「他現在不做教員，他不僅是自己的學費沒有着落，並且他的家中用費，也沒着落。」他說，「他做教員的時候，可以藉這一點薪金，養浩年邁的父母，和可憐的妻兒。現在他遠在千里以外，對於這樣的家庭，如何能放心得下？」他說的時候，也會哭的，也會笑的。C君聽了，也是流點同情的眼淚。

(三)

L君在校，因為經濟的艱窘，沒有能力去多事應酬，所以他的交遊甚寡，並且他在一般生疎而不懂的交際場中，時時露出寒酸的臭味。在這比秋雲還薄的人情中，他那能不受人家的鄙視與憎惡？所以他的同鄉們每每在背地唧唧雜雜地談他的乖話：不是說他沒有出俗，便要說他小氣。弄得越發冷落了，只有傲骨磷磷的C君，他雖說給L君一樣的艱窘，然而他的骨頭窮得還算堅硬；他還能夠自己吃苦，自奉儉約；他手中雖說不會豐裕，可是經濟的來源，是沒有完全斷絕的。只有他一個人，還算真心真意把L君當作一個朋友。「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他們有時手拉手兒，在一塊高吟白雲天這樣的詩句。C君雖說是個窮措大，雖說是個寒酸，雖說是個書獃子，可是他那醜態太嚴的性情，豪俠好義的態度，他見了鬼鬼祟祟卑鄙污濁的人，恨不能一手把他搥碎！他看見抑鬱不平，毫無正義的事情，恨不能一脚把他踢翻！他愛做和

自己不相干的事，他也愛說和自己不相干的話；弄得人家都是恨他。說他愛出風頭，說他有神經病。所以他自己的環境，也一天一天的壞將起來，他的交遊，也一天一天的冷落了。

(四)

L和C，他們同是天涯的遊子，同是一樣的飄流，並且還是兩個窮光蛋，他們在這個充滿了金錢和勢力的人叢中，自然容易感到人生的醜惡與沒趣。彷彿是在一個暮秋的下午罷，C君在校覺得萬分無聊，他獨自一個人出了S大學的校門，沒精打采跑到北極閣上去，他看看石頭城的廣大，他望望長江的奔流；他想想混亂的時局，他又想想麻醉的人心；並且顧到自己的身世淒涼，與前途的暗淡；他似乎帶有神經病的樣子，指天畫地的，胡言亂語。他高着嗓子，他說：『滾滾的江水喇，我願隨你以俱去！你能夠洗去我的罪惡！洗去世

界的污濁！我願永遠住在水之宮裏，離開了無情的世界！」他呆了，他真發呆了，他那料比他還要懊悔的L，下課以後，正在尋他可憐的伴侶呢？L君跑到圖書館，跑到籃球場，跑到游藝室，只是看不見C君的影子。最後跑到交通處，問問門房，他才知道C君早出去了。他想他獨自一人到底往那裏呢？莫愁湖麼？秦淮河麼？再不然，或是校後的山上的北極閣了！他一直向校後的山上跑，他跑到半山了，他彷彿聽見一些哭聲，這是誰呢？再走近了是一個青年男子的哭聲。他更走近了，原來是青年C君的笑聲。他疑惑了，他見了神情不安的C君，越發疑惑了！他便問他，「你現在笑什麼？剛才我彷彿聽見一種哭聲呢！」這時，C君用力的把眼淚向心泉裏倒流下去，他說，「我不哭，我決不哭，人生到了二十五歲以後，學問上，事業上，還沒有充分的預備，反來去哭己憐人，倒是極沒出息的人做的事！」只是L君望見他紅了的眼圈，終是有

點發疑。以後他們一同望望大江，一同望望全城，談了不少的互相慰藉的話，直待聽見S大學上自習班的鐘聲響了以後，他們才攜手回校。

(五)

自從那天下午C和L同在北極閣上回校之後，C君過去的哭聲，總是繚繞在L君的耳管，便深深的印在L君的心弦上。他想：『平素心境那樣開擴的C君，也是這樣的感覺人生的沒趣！然而他對我總不肯表示厭世的情態，他不願增加我的煩惱，他不願助長我的悲哀，鮑子知我，我那有不深深地感激呢？然而人生畢竟是無聊呵！終日鬼混，行尸走肉，生不如死，生不如死！我願把我的一切煩惱，付之清流罷！』這幾天L君的神色，也大非從前了。C君倒也疑惑了，他想：『難道我在北極閣的哭聲，當真打動了他的悲哀的心弦麼？我不愿，我決不願給人家以煩惱和悲哀，我更不願給要好的朋友以煩惱和悲哀！我』

應該向光明的路上走去！我並且應該把很好的朋友引向光明的路上走去！」以後的C君，便注意到他們的心境的安適，因為在C君想，必定有了安定的心境，才能說到學問的研究。這樣一天一天的過去，在這個茫茫的人海裏，他們被能夠藉了雙方忠實的友誼，得了心田上的安撫。他們的學生生活，倒也大不落寞。

(六)

在一個深秋的晚上，在一個可怕的深秋的晚上，S大學已竟開學一個多月了，L君因為暑假歸去了，這個時候還不會來，C君落寞的情懷，和孤獨的悲哀，總是一天一天的增加，又況在亢旱的江南，正在時疫流行的時候，C君也染了腸熱的時症，他正在病中，總是盼望L君的早來。他悶不過了，就向他寫信，在下面一個信裏，可以看出C君近來的情況：

L老友——

秋深了，秋深了，你還不來，我在校病了，可是幸而痊愈了。L君！

恐怕除了我自己以外，誰也不知道這個孤苦零丁的兩腳動物！遠在離家數千里的江南，曾經害了一場冗長的大病罷！

近幾日的天氣，漸漸的加冷了！窗前的梧桐，落得滿地的黃葉；長空的白雲，薄得如紙的可憐！唧唧喳喳的鳥音，唱着歸巢的歌曲；嘩嘩啦啦的白楊，敲着離別的板眼，這樣淒淒切切，如泣如訴的形形色色，事事物物，沒有一樣不是表示漸漸深秋，漸漸深秋的模樣！無論你是一個什麼人，對這蕭條蕭殺的秋景，總要起一些感觸罷！說也奇怪，我在這個大病新愈之後，似乎覺得這樣舉世可怕的暮秋天氣，反而覺得特殊的景仰與戀慕！

L君！你看秋神畢竟是可敬的啊！他也覺得這蕪雜叢生的野草臭花，

怪討人厭罷！牠們已竟布滿世界，充塞宇宙了！無情的人間，填滿了污濁不堪的臭氣，因為人類是弱者，人類是大自然中至可憐的弱者；渺渺的身軀，有如滄海一粟般的微小，那能抵得臭氣的相逼？他逼近我的鼻尖，逼近我的氣管，逼入我的肺腑，結果我的全身如中毒似的一天一天的頹唐，一天一天的衰弱了！牠們利用那悶熱的天氣，來混亂人的腦筋；牠們利用人家的虛弱，來添加人的病症；看呵！死之神雄赳赳的在灰色路程的盡頭，點頭揮手的表示一種歡迎的樣子，要我趕快的前去。我只是盡力的扎掙，盡力的抵抗；到了現在，我的氣快要力竭了，我的喉嚨要啞了，我的一切，快要陷於沉悶的狀態了！我想起對我抱了無限希望的父母，我想起對我抱了無限希望的師友，我想起我的親愛的兄弟，我想起我的可憐的嬌妻！我想起去年我們同在北極閣上，我的已竟被你聽見而我不願明白告你

的那種無聊的哭聲！我的腦海，仍是不斷的打轉，我近來的苦悶的情懷，我總應該向你一訴的。

病中的悲哀，最使我難受的，便是那天晚上，一個可怕的晚上，夜色已竟很深了，我在調養室的一個小屋中，聽得下自習的鈴聲響了以後，同學們一個個的去睡他們甜蜜的覺。偌大的學校裏，沒有半點的聲息。只有值夜的更夫，不斷的敲着無聊的梆子，那種梆子的聲音，一直刺在病人的心弦上！弄得我不能安枕了。可憐的更夫呵！他敲的什麼？爲的什麼？要是爲了吃飯，做什麼工作，一個月不能賺來五塊大洋？要是爲的防賊，難道他的生活，還比那些「梁上君子」舒服得多少！他在這冷清清的黑夜裏，獨自一個人在那六朝松下的一個鬼洞裏，喝盡了無情的老北風，走來走去，胡幾八敲，我想他除了給我一個人的無限的悲哀以外，別的一些兒也不同